



# 我的小弟大钢 他是个当兵的好苗子 阴差阳错成了老船长

□许大立

那年初夏时节，平生首次住院动刀，小弟大钢隔三岔五到病房探望，还不断送上大骨头汤、竹荪鸡汤和番茄排骨汤给我补充营养。几十年间他给人的印象一向是豪爽粗犷英雄草莽，酒肉拳脚一身匪气，不太在意亲情血脉手足缠绵，忽然间变得如此礼尚有加柔情似水，倒让我深感不适惶惑非常。

我们兄弟姐妹六人，大钢是最小的弟弟。他呱呱落地时家中很难，妈妈就把他丢在江北三钢厂奶妈家。报户口时，妈妈就随便给他取了这么个很阳刚的名字。

## 小弟在奶妈奶爸家长大

小弟大钢真是生不逢时。知识分子的父母因为历史原因，没时间没心思管他，一直把他扔在拉板车的奶妈、奶爸家里长大。于是他的性格尤其粗犷豪放直如钢。

我和小弟大钢真正有所接触是在重庆二钢（后来改为特钢）那边的市立32中学。我爸那时已经由大专校长贬为该校语文老师。我上高三他才初一，但是小弟大钢对我这个二哥还是蛮敬重信服的。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市立二中读书，一位特别喜欢我的俄语老师任家训，娶了个新加坡归国女华侨做夫人，害喜了嘴馋特想吃河蟹，我便带着他去双碑附近的小溪里折腾，螃蟹没抓到几个却弄得一身泥水浑身透湿，回家被妈妈狠狠责骂了一顿。但是从那次开始，我便觉得小弟大钢是我的铁杆粉丝可信赖之人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小弟大钢刚上完初一便碰上了那场运动。父母被揪出来批斗，我也被发配到通江县涪阳区新场公社群峰知青林场劳动改造（后沙区区委专为此事发文为我平过反）。此后小弟大钢和大弟大元更成了没人管的孩子，一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

后来他去了达州地区宣汉县隘口公社，我却借演出革命歌舞剧《井冈山的道路》这一绝佳机会，藏匿于永川地区江津县。从此天各一方，各自在命运的湍流中挣扎彷徨。

不必讳言，我毕竟读完高中，是老三届里最老的一届高66级毕业生，学识才艺自然高人一等，更知道如何进行危机公关。平日里为人处事格外低调谦恭，笔头口头都很来事，很快便凭饰演《井冈山的道路》中的男一号江代表，轻而易举地在李市公社做出了成绩稳住了脚跟。可是小弟大钢不行，他是老三届里最低一届初68级的学生，中学没上满一年便卷入了“革命洪流”，整天屁颠屁颠跟着一帮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打打闹闹混日子。他去的宣汉县隘口公社是大山区，也是红军闹过革命的地方，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身边天高皇帝远却成就了他的时代梦，凭着一身腱子肉外加冲天豪气，很快便混成了知青头头。

如此这般三五载过去，我已在李市中学为人师表教书拿钱，生活虽然谈不上幸福倒也衣食无忧。某一日忽接在单位扫厕所的老父来信，说你在江津过得不错，别忘了小弟大钢还在宣汉那边东游西荡无所事事，长此以往怎么得了，他成了阿飞二流子如何是好，那边没关系没朋友何日他才能出头？

## 他从水手一路做到船长

老父一席话让我深感责任重大，但也茅塞顿开。于是，我调动了老三届学生的聪明才智，径直去找跟我混得很熟的区武装部长刁明进，让他设法把小弟大钢户口迁到李市坝来。

那时候干部很仗义很纯洁，我既未送礼也未请客只因为在县里区里有点儿小名气，他就帮忙把手续办了，将小弟大钢的户口从宣汉迁到江津，迁入李市最僻远的洞塘公社。他跟我说，洞塘那地方山高点路远点，可是正缺代课教师，让你弟弟去公社教扫盲班吧，每个月有20来块钱呢，也免去了风吹日晒之苦。还说，下半年招兵，我让他当兵去，当了兵就可以回城了。

小弟大钢来了李市，很快便适应了这边的生活。他文化虽然不高，教个妇女扫盲班却也绰绰有余。第二年年底部队招兵，刁部长果然践约要把我弟弟送往西藏某部队做汽车兵。小弟大钢正万事俱备整装待发兴奋至极要去高原戍边时，重庆河运学校忽然来江津招生了，招生的居然是我的大姐夫、部队转业干部袁堃。

权衡再三，我们还是决定让小弟大钢回重庆读书，尔后去长航做水手，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。当兵自然也好，但是他当年已经20来岁，加之父母所谓的历史问题，肯定不能提干升官，在部队也不会有

大的发展。

刁部长很失望，他认定小弟大钢是个好苗子，今后可以当干部甚至当将军。我悄悄跟刁部长说，将军就别指望了，他今后可以当船长，有朝一日你可以坐他的船，一路东下，漂洋过海。这句话让一心要帮忙的刁大好人转忧为喜，说好吧好吧，既然如此悉听尊便二天不要后悔就是！

殊不知我一语中的，多年以后小弟大钢果然当上了船长。小弟大钢如愿进入重庆河运学校学习船舶驾驶，毕业后如愿进入重庆长江航运公司，从最低级的水手做起，而后一路顺风，水手长，三副、二副、大副，20年后如愿做了船长。只不过他这船是货轮，俗称拖头，长年累月在长江沿线各个城市大小码头拖带驳船，运送各类物资建设祖国的大西南。

## 如今骑个电驴子到处找乐

此后各自奋斗，为衣食忙，往来甚少。再后来我离开小城江津，到主城报社工作，方渐有接触。记得那一年我夫人调回重庆，春节在我家团聚，小弟大钢喝得酩酊大醉，两瓶五粮液下肚仍不过瘾，才知道他已经是无酒不开怀的川江大侠。也直到这一次开着电驴子来医院送鸡汤，方才一吐心中块垒：“二哥，你晓得不，当年我最不喜欢你干涉我喝酒，尤其是你舍不得给我喝你柜子里的好酒让我尽兴。”我哈哈一笑，猴年马月，陈年旧事，我哪里还记得到？

小弟大钢常年漂泊在外，一上船往往几个星期乃至数月难得回城，家庭生活自然难以顾及，女人独自操持家庭就更不容易，于是首次婚姻很早就失败了。

后来他碰上了现在的女友小朱，那才是珠联璧合眷侣一对。小朱嗜酒不在小弟大钢之下，一顿饭没酒则不痛快，我说你们是前世修来同船渡啊，赶紧扯证结婚百年好合吧！但是小弟大钢和小朱似乎心照不宣并不打算结婚就这样过，既不是AA制，又不受婚姻约束，各有各的屋，各花各的钱，各行各的事。牌友酒友旅友再加上一大堆亲戚朋友，人生在世就这么爽，呵呵。谁说只有90后才会如此大气时尚放浪不羁快乐生活，他们两口子才是最具时代气息的天造地设一对稀世宝器呢！

如今小弟大钢年逾六旬早就不开船了，干脆买了个电驴子骑着东游西逛找乐子，与当年开着几千吨的拖头威风凛凛在川江里叱咤横行判若两人。不过，他风里雨里往医院给我送鸡汤，却引来大姐大干的惊叹好评：“英雄也有迟暮时，柔肠寸断会有期。”

小弟大钢闻之一笑：“都怪你二哥，身体忒棒长年不住院，让我表现的机会都没得！”

一句话，他的柔肠寸断真实面目没被挖掘发现，是因为我身体太好造成的。

呵呵，多么伟大的搞笑逻辑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）



市井烟火

## 一把老蒲扇 摇得夏天清凉清凉的

□黎强

小时候，我家住江津老县城小西门挨河边的老旧巷陌。一到夏天，小西门人家就手握老蒲扇，轻轻一摇，就把整个夏天的暑热摇走了。

### 蒲扇，寻常人家必备物件

老蒲扇，是用蒲葵的叶子制作的，样子虽然不怎么好看，但是轻巧密实扇风大，还可以驱蚊、遮阳、挡雨，很是实用。渐渐长大后才明白，这是蒲葵对夏天的极致贡献。

那时，没有电扇，即使经济富有的家庭有台电扇，大多也是小型的坐式台扇，风小无力，加之经常性停电，台扇基本就是摆设而已。酷暑暑热折腾得人受不了，只好借助廉价实用的蒲扇。于是，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基本都有好几把大小不等的蒲扇。一把价格块把钱的蒲扇，是寻常人家必备的物件，也是装点夏天巷陌人家烟火的实物道具。

讲究点的人家，买来新蒲扇，会用质地绵软且扎实的布条或较厚实的塑料条镶边，但多半是用布条，好看，又耐用。给蒲扇镶边的针线活儿，毛头小伙是干不下来的，基本上是外婆级、奶奶级的亲手操持。戴上老花镜，端着小板凳，来到老黄葛树下，一针一线细细密缝。三五把蒲扇，就要费时一下午。镶好边的蒲扇在外婆级、奶奶级的手上，翻来覆去去玩、细看，就像观赏一件艺术品。看得心满意足，才一手抱扇，一手端凳往家里走。街坊们对镶边蒲扇的夸赞，让老人笑得舒展。一句夸赞蒲扇漂亮的话，消除了暑热，带来了街坊邻居的和气、和睦。

### 蒲扇，夏日纳凉必备神器

傍晚时分，左邻右舍的人家就像约好一样，纷纷从自家提出一桶凉水，在各自门前的青石板路上泼水降温。大方点的邻居会把邻家街坊的地面同时泼洒了，让邻居感动多多，嘴上直说谢谢，连忙凑上前去，递上一根劣质香烟，叨嗒几口，吹几口闲龙阵，亲如一家似的。

末了，家家户户门口就摆上凉板床、竹躺椅、小板凳，开始了夏夜的纳凉。男人们泡一杯沱茶、花茶，或打光胴胴，或穿挂挂背心、火窑裤，清一色的光脚板或木板鞋，有的下象棋，有的吹垮垮。娃儿们则三五成群，围在一起，或看小人书，或下珠子棋。女人们则有的在脚盆里给一家老小洗刚换下的衣服，有的坐在自家男人的旁边，观棋，听男人们讲或玄乎、或现实的龙门阵。

这个时候，就是老蒲扇的高光时刻了。无论男人、女人，还是老人、孩子，几乎手里都有一把或新或旧、或大或小的蒲扇。蒲扇轻轻扇动，夏夜就清凉起来。除了街坊四邻摆龙门阵的声音、下棋的声音、喝茶的声音，老蒲扇发出的声音也是很美妙的。急促的“唛唛”声，是驱赶蚊虫的声音；均匀的“呼呼”声，是加力扇风的声音；快而狠的“啪啪”声，是两口子说笑时女人用蒲扇拍打男人光背背的声音。还有一种声音稀里哗啦的，是娃儿们闹了小别扭，双方互不相让，把蒲扇打得稀烂的声音。

蒲扇的声音里，有烟火人家的味道，有夏夜纳凉的舒服，有发小伙伴的童趣，在窄窄的河坝街，成为一道越看越喜欢的风景线。

孩子们是天真的，但也总是偷懒的。一把老蒲扇摇久了，手臂酸软，娃儿们就想不劳而获。倚靠在母亲打扇的迎风面，吹着舒适的风，翻看着手里的小人书，一会就瞌睡迷兮的。母亲顺势把娃儿放在凉板床上，给娃儿扇着风，还不时将蒲扇对着床下猛摇几扇，以此驱赶夏天咬人吸血的蚊虫。

几个发小伙伴聚集在某张宽敞的凉板床上，做着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的游戏，输的一方为赢的一方打扇，而且要不紧不慢，风力得劲。如果风卷残云般或有气无力式地，则不算数。赢的一方则仰躺在凉板床上，悠悠地数着数，嘴上还不断地催促“没有风啦，加点力，使点劲”“没吃饭吗？连风渣渣都没得。不作数，重来重来！”

街坊中漂亮的大姐姐们，则调动着娃儿们的兴趣，“来给姐姐打扇，一哈儿我拿砂炒胡豆来吃。”娃儿们一听有零嘴儿吃，争先恐后给大姐姐打扇，还边唱起“我给小姐打扇，小姐说我勤快，我说小姐是妖怪”的童谣。大姐姐也没有食言，不一会儿，从家里抓来一土碗砂炒胡豆，分给打扇的娃儿们。老蒲扇，巷陌人家的物件，烟火人家的情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南岸区首个街道作家协会挂牌成立

昨天，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街道作家协会在龙门浩老街挂牌成立。

区文联主席赵瑜，龙门浩街道党工委书记马铮，著名作家、市作协原副主席王雨，著名作家、重庆晚报原副总编、原重庆经济报总编许大立，上游新闻文化频道负责人陈泰湧，区文联副主席、区作协主席杨金帮，区作协副主席程毅，区作协常务理事胡雁冰等出席。会议推举诗人郑维山为首任主席。龙门浩街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交通便利，是开埠遗址和统战文化的原创地，马鞍山社区公园的特色餐饮民宿、龙门浩老街的新景旧貌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游玩，开埠公园即将修缮完毕，在今年6月试营业，9月正式开门迎宾。此地已成为南岸区文旅的一张新名片。（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李秀玲）